

第五二四册

博物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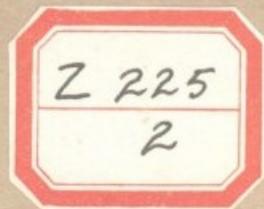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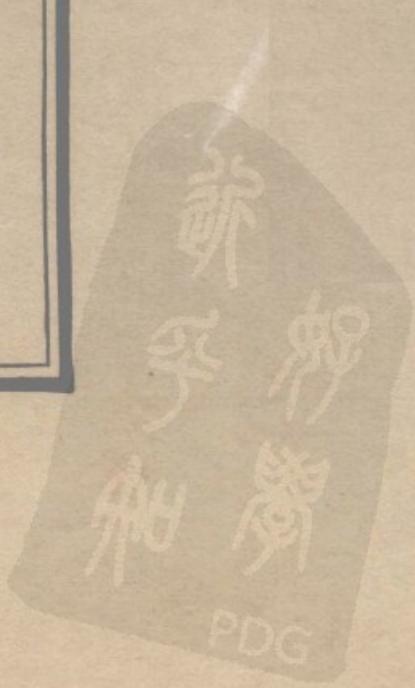
禽蟲典

豕部 犬部 羊部 牛部

二九—二〇
三一—二四
二五—二八
二九—二三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朝野僉載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侍御史王求禮贊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涌貴故江南人謂爲金牛刺史

湖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葉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

之

龐帝師養一犧牛一赤犧子前後生五犧得絹一百疋及翻轉得萬疋時號金犧子

唐書宋之間傳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

辛謙傳謙終嶺南節度使方謙之少耕於野有牛觸衆畏奔踐謙直前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謙然謙齶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五行志開元十五年春河北牛大疫

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駁獸狀如犬而色正青都督問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呴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鬪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全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鬪見獸大如蜀馬鬪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益盛以銅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

唐書五行志大曆八年武功樸陽民家牛生犧二首

舊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二月太僕寺郊牛生犧六足太僕卿周皓白宰相李泌請上聞泌笑而不答

唐書五行志貞元七年關輔牛大疫死者十五六

原化記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鄉人積恨乃曰必有神力照鑒數年後戴文病死

鄆善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爲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氍毹焉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犧牛交於此窟

龜茲國元日鬪牛馬馳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原化記太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別廡經數年方產一犧其犧項上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

懇苦安玕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琪錢頗死作一白

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珂死死後半年珙家猝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珂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羈餉飼安珂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唐書五行志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十五年夏渝州江陽有水牛生驢駒駒死逸史唐盧叔敏居淇縣卽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縗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帶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幙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駁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趕在後棄驢并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

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後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與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髡髮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靈應錄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犁牛填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久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呼既而陔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唐書五行志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

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犁牛填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久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呼既而陔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茅亭客話唐末蜀州青城縣咏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慤篤好雅道放曠疎逸幾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聞奇錄葉簡刻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丘甲爾雲仙雜記栴檀寺悟本春秋二會斂牛乳爲龍華飯供獻北夢瑣言崔侍官安潛好看闕牛唐荊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曾孫而辭體不雅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雷州府志陷湖在遂溪縣東南七十里周圍十餘里其泉極清故老傳云古係托甯二村唐時有一白牛入於本村村人共殺食之惟一老嫗不食一日天降大雨一村俱陷老嫗攜一傘竹杖乘雨而走回望地陷不已遂以傘竹掘地陷乃止一村人民無一存者

桂苑叢談高浟爲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一白毛韋道建曰高浟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爲神浟乃詐爲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一統志唐裴子雲爲新鄉令邑人王恭戍邊畱犧牛

六頭於舅李璡家五年產犧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訴之子雲收入獄捉璡

至曰賊盜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卽縛之璡急曰吾牛實外甥牛犧所生於是以五頭酬璡餘盡還恭

雲仙雜記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使夜行禱謝可免

孔帖唐末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

指月錄韋監軍見帳子畫牛抵樹問僧牛抵樹樹抵纏繫於角上

雲仙雜記青齊間遇春耕則銅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牛

僧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北夢瑣言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

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

管領常預賓次或陪宴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籍牛

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有牛意是無牛

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

牛謂我是村夫卽識牛渠則不識耳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解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慶州順化郡土貢牛酥

靈州靈武郡土貢黃牛臆

河南道登州東牟郡土貢牛黃

萊州東萊郡土貢牛黃

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

河東道雲州雲中郡土貢犧牛尾

劍南道厥貢犧尾

黎州洪源郡土貢犧牛黃

翼州臨翼郡土貢犧牛尾

維州維川郡土貢犧牛尾

保州天保郡土貢犧牛尾

唐書天竺國傳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

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斃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吐蕃傳吐蕃寔大賓客必驅犧牛使客自射乃敢饋

嶺表錄異瓊州不產驥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韁

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騁快者

孔帖五代劉知俊奔於蜀王建雖待甚厚然亦陰忌

其才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

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造爲謠言曰黑

牛出圈櫻繩斷建益惡之

清異錄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

屠私販不敢顯其名稱曰格餌

稽神錄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

某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

頃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朶吊贖之以

廬州管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觀見之

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勤貢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熱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食人言立殺之數日乃病憒見此牛爲屬竟作牛聲而死

九域志奔牛堰在常州故老相傳有金牛奔此故以名之

玉堂閒話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

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爲上

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草畜甚多上公偶

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

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於寢壁同住

僧徒亦無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犧牛一

頭無故而死主寺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

數處不移前價主寺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

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嘆曰償價足矣遂令

主寺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

爲家業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帝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

鑰匙之號鄰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得價與之積

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卽倍數極廣旣償之未畢卽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致資財物產俱歸鑰匙

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鑰匙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賺財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爲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購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如生及斂則棺斂葬之於野

南唐近事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

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於庭中失新潔衾服不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居遠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鄰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鄰人盜之乃訴於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於貧人詐服爲盜詰其

贓卽言散鬻於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辨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戒冥禱神祇晝夜兼行斧

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於庭稽首冥禱願降微戒將行大辟翌日天

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嚴驟獲大用

郡國志寶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出光影耀人見牛光號爲特亮

遼史方技傳耶律乙不哥字習撫六院郎君襄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爲人擇葬地

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卽啓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犢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蕭韓家奴傳家奴字休堅涅刺部人中書令安博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達漢文字

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蕭蒲奴傳蒲奴幼孤貧負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

宋史趙鄰幾傳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藍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

細素雜記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桺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

宋史五行志乾德三年眉州民王進牛生二犢

四年南充縣民馬全信及相如縣民彭秀等家牛生二犢

開寶二年九隴縣民王達牛生二犢

太平興國三年流溪縣民白延進牛生二犢

五年溫江縣民趙進牛生二犢

六年廣都縣民趙全牛生二犢

八年彭州民彭延闡州民陳則安樂縣民王公泰牛生二犢

九年七月知乾州衛昇獻三角牛

雍熙三年果州民李昭牛生二犢

四年郪縣民鮮于志鮮于臯眉山縣海羅參仁壽縣

民陰饒成都縣民李本成紀縣民王和敏牛生二犢端拱元年眉州民陳希簡晉原縣民張昭郁魏城縣民鮮于郢羅江縣民袁旅河陽縣民李美曲水縣民會處梓潼縣民文光懿永泰縣民羅德綿竹縣民陳洪牛生二犢

淳化元年綿竹縣民李昌遠簿吏閬州民和中惠州

民王欽眉州民王圖九龍縣民楊臯元武縣民羊邁

三年成都府民彭齊卿洪雅縣民程讓木昌縣民田昭巴州民杜文宥廬山縣民白閭牛生二犢

四年成都府民任順曲水縣民張思方彭山縣民李承遠牛生二犢

至道二年新都縣民蹇成美牛生二犢潁陽縣民馮延密牛生三犢其二額有白

三年新津縣民文承富赤水縣民蘇福廣安軍吏胥仁迪牛生二犢

咸平元年眉山縣民向瓊玖陳元寶丹陵縣民劉承鶚通泉縣民杜摯九龍縣民楊太眉山縣民蘇仁讓眉山縣民陳彥宥牛生二犢

二年漢陽縣民杜摯九龍縣民楊太眉山縣民蘇仁義洪雅縣吏陸文贊牛生二犢

三年叙浦縣民戴昌蘿牛生二犢

四年流溪縣民何承添晉原縣民頗全永昌縣民曾嗣庫浦縣民何福彰明縣民王玘牛生二犢

六年渠江縣民王德進魏城縣民蒲諫王信石照縣民仲漢宗大足縣民劉武牛生二犢

景德元年魏城縣民閻明彭州濱陽縣民郭琮牛生

三犢

二年三泉縣民李景順東海縣民時祐小溪縣民劉

可赤水縣民羅末並牛生二犢

三年長江縣民于承琛牛生二犢

真宗本紀景德三年秋七月詔渭州鎮戎軍收獲番

部牛送給內地耕民

五行志景德四年相如縣民楊漢暉邛州安仁縣民

羅瑩九龍縣民白彥成渠江縣民王繼豐家及順安

軍屯田務牛生二犢

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荊州王欽

若圖以獻

二年立山縣民盧仁依銅山縣民勾熙正什邡縣民

杜族南康縣民陳邦並牛生二犢

三年健爲縣民陳知進牛生二犢

四年東關縣民陳知進牛生二犢

五年富順監些井場官楊守忠曲水縣民向平蓬溪

縣民蹇知密牛生二犢

六年廣安軍依政縣民李福貴溪縣民徐志元牛生

二犢
七年雙流縣民姚彥信涪城縣民張禮嘉州龍游縣民張正夾江縣民郭昇天水縣民王吉牛生二犢
八年仁壽縣民何志通泉縣民羅末泰成都縣民張進華陽縣民楊承珂牛生二犢
九年平定軍平定縣民范訓臨邛縣民楊暉牛生二犢

天禧元年開江縣民冉津及澧州石門縣層山縣牛犢
續
二年臨邛縣民王道進臨溪縣民王勝西縣民韓光
牛犢
四年貴溪縣民葉政牛生二犢
五年巴西縣民向知道牛生二犢自天聖迄治平牛
生二犢者三十二生三犢者一自熙寧二年距元豐
八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三十有五生三角者
一

雷簡夫傳簡夫有鄰孫孝先子也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卒錄其子爵臣爲郊社齋郎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驕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間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湘山野錄詩人鮑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兼并刻剥閭里怨之盡詛曰死則必爲牛一旦死果鄰村產一白牛腹旁分明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報兼并之子亟往覲之既果然亦悲恨無計又恐其事之暴欲以價求之其民須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數贈之既得之遂參於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於郡曰某民令我刺字於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鞠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刺去耗毛以針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鮑深嫉之黜二姦竄於島

朱史公綽傳公綽字仲佑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公綽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芝田錄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秦國師占卜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輒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樹鵠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八年詔河北被水州縣母稅牛過庭錄忠宣尹洛謝克家叔往自河陽來至中路曰白司馬坡林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暄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貪暄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嘆息而去

朱史包拯傳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李椿傳椿字壽翁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

猶近彌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宋史梅詢傳詢初夢二牛鬪於庭又有人稱相公上謁及得濠州見麻有三石牛既而呂夷簡來爲倅恍如夢中

朱史包拯傳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

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

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奏一牛之筋綫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穆衍傳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

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

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

唐震傳震知信州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

其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

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

其子視之獄遂直

東軒筆錄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

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

之錢以買牛明年民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湧十倍

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惟澶

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聞見近錄輩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

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

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飯僧燒

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東臯雜錄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

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

有媿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

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

果不誣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

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

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東坡志林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

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闕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宋史五行志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十有五

大觀元年閩州達州言牛生二犢

四年三月帝謂起居舍人宇文粹中曰牛產二犢亦

載之起居注中豈若野蠻成羣之類民賴其利乃爲瑞邪自是史官不復盡書

政和五年七月安武軍言郡縣民范濟家牛生麒麟

墨莊漫錄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割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

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真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

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銜骨一牛脛骨雖狂噬相嗾不已村人持梃驅逐亦竟不去衆頓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

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

閩燕常談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

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

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

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不懼呼感戴者

宋史五行志重和元年三月陝州言牛生麒麟

宣和二年十月尚書省言歙州歙縣民鮑琪家牛生

三年五月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王德傳德爲都統制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

德與戰於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

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

瑞邪自是史官不復盡書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

五行志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觸馬

裂腹出腸時衛卒多犯禁屠牛牛受刃而逸近牛禍

也

春渚紀聞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

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

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

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

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

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翁中夜忽語其

嫗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可慮也嫗問之云

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參養之力又承公遺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奔
犢以角觸人於壁腸胃出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
射死

十八年正月依政縣牛生二犢

二十一年七月遂寧府牛生二犢者二

二十五年八月漢中牛生二犢

常熟縣志直塘里富氏張八翁用機械起家其長子
乾道元年亡有鹽商從鄂州來見牛生白犢腹間隱

起字曰蘇州直塘廣安寺前張八郎之子以告翁翁
倩商買歸善飼之

宋史五行志淳熙十二年仁和縣良渚有牛生二首
七日而死餘杭縣有犢二首

夷堅志建昌控鶴鄉有汝領絕高民居領西者畜一
本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忽失
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
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
拒衆莫敢逼有人奮刀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
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昇還屠剝之視
其肉虎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
而震懼至是云

宋史五行志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
角鱗身肉尾農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爲廢同縣萬山
牛生犢人首

括異志奉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
時饗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
括異志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
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驟首

生犢人首

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以
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子弟僅奴極百餘
人皆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戶

冷齋夜話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
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

言之爲作詩記之以諷舍齒破髮而不義者然予徒
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過

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牛以捶撻地不復顧虎搏豎如

鷹撈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岸挨老樹枯則喘

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枯無負一村

鬪然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

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

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敏風雨

春渚紀聞陶安世云張觀鈞轉家人嘗夢爲人追至
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旣入見其先

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
未竟所苦者日食芒飯一升耳始詰次卽有牛首人

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芒甚利

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脅體間燥痒
卽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

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骨現露芒飯盡出一呼
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卽呼

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
呼求解不可得卽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

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脣頰舌皆腫不能卽語至翊日
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括異志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
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驟首

知乏糧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敢知得粟卽遁去邊
宗寧傳宗寧臨事明敏其鎮臨潢鄧國有警宗寧聞

人以當幹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
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石抹卡傳卡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

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十

不聽復驅過淮還之

五行志熙宗皇統五年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
七年十一月完顏秉德進三角牛

鄭建充傳正隆軍典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
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於朝
程輝傳輝拜參知政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
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

牢語曰犧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
禮不可廢也

李復亨傳復亨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
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
詰之乃引伏

元史布智兒傳布智兒嘗從太祖征討每臨陣必奮
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
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
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輟耕錄陳雲嶠柏酒人性豪爽結客其祖平章故
宋制置郎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
不數年散盡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
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犧踏雪空山深小小雙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開封府志順帝元統十七年河南大饑汴梁居民每
夜二更聞文廟後蔡河灣水底牛鳴至四更方息

龍興慈記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
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犧
食之犧尾插入地誰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
尾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

明會典凡供應牛隻國初令鳳廬揚三府并滁和二

州應天六合縣民戶領養每牛一隻牛頭一丁貼戶

九丁母牛二年科犧一隻俱南京太僕寺查管每年

神官監光祿寺酒醋麪局擠乳拽磨等項所用牛隻
呈部行寺於前牛內撥取解典牧所轉送應用若有
患病瘦損無乳者退出該所餵養俟有應息仍送應
用供用倒死者送太平門外瘞埋退出該所死者告

行相割皮張該所類奏送南京工部轉解該庫交收
孳生牛犧并陪償牛隻三年一次印馬御史赴南京
御馬監關領牛字火印一把督同各府官扣算各衙

門該用之數照依印烙聽用多餘者變賣價銀該府
類解本部發寺買馬支用

廣東通志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韓研驛
宰家研厚遇之一陽病研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

夜死研具棺以葬於西坡地鄰里以研注意於方外
士皆哂之研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

是夜研夢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二手作上下指
狀早視欄中牛生一犧毛作白花文若袈裟然心竊
識之後犧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研以爲一陽後
身無疑遂令僧善芻之惜不教耕作鞍跨之走勝馬

一日研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牛曰爾一陽耶

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焚燭謝家竊殺研緝
獲賊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辦錢六十文

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研私計錢適合前葬費之數
大爲嗟悼而寢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
肉云

常熟縣志正統間郡吏張乙者有事雲間走常熟避
雨農舍主知其吏款三日去乙亦感之旋思其家多
藏可術餌也教獄中盜誣指之而復馳報曰可來早

計其人獻百金營解乙乃斃盜解之主仍德之初不
知乙詭也亡何乙死主夢乙冠服入門是日母牛產
一犧乙之子夢父告曰吾詐主百金今冥司罰爲彼
家牛已生其家矣汝可贖還子遣使持金買犧不可
又夢父囑當以情事恐累贖得父事牛數年死

明會典凡蓄牧所成化十三年題准設立旗軍七百
四十九名職專養牲擠乳供應宗廟祭祀及上用膳
羞乳牛共六百八十五隻每隻日支料豆三升穀草
十斤俱戶部坐派河南山東等處起運計牛房三處
外牛房裏牛房吳家駝牛房

弘治二年奏定鳳廬揚三府滁和等州孳牧牛共五千
隻母牛三千七百隻犍牛一千三百隻

十七年議准南京各衙門供應牛隻量減三分之一
行南京守備太監嚴戒收牛人員解到驗中即收有

倒死者養牛人役照依京營倒死騎操馬匹事例責
罰比較在外牛隻本部委官會同南京太僕寺掌上
官各一員親詣州縣審留健牛五百隻種母牛一千
五百隻共二千隻定爲額例均派相應人戶領養二
千隻外卽係多餘變銀解部轉發太僕寺收備買馬
支用每牛三年課犧一隻自派養日爲始至過十年

原牛除豁孳生印烙遇本部取用照數解發其官吏

羣長人等科擾及解牛人齎銀赴京通同攬頭包納者事發從重問詰

汝寧府志明正德初畢昭守汝寧忽有憲獄突入中跪廳事前鳴吼若有所訴昭曰爾必有冤憤乃俯首因命隸隨之奔入屠家見縛一牛於地尚未割刃卽其母也隸捕屠者至伏罪牛得不死命其憤曰孝牛

明會典正德十六年議准養牛州縣健母牛隻數日照依課馬法改派均平行南京太僕寺查勘原額健牛多母牛少者就將健牛改派母牛每健牛一隻配母牛三隻零牛量配改派造冊奏繳

嘉靖七年奏准南京光祿寺等衙門供應牛隻健牛

一隻折銀六兩乳牛連犧折銀五兩繭角牛亦折銀

五兩各令養牛人轉解南京兵部轉發光祿寺衙門名商收買及臨時擇買應用

九年題准每年會派牛隻除孝陵神宮監健牛三隻

照舊外其餘各量減革乳牛司牲口止派六十隻珍

羞署止派五十四隻貢醞署止派四隻健牛內府供

應庫止派八隻酒醋鈔局止派十隻其司牲口珍羞

署除歲解新牛之外仍於舊牛內每年揀選肥壯有

犧有乳者司牲口存畜三十隻珍羞署存畜二十六隻以防取乳缺用該派牛隻焰依本部議定每健牛

一隻價六兩乳牛一隻連犧價五兩行令各府州縣

養牛人戶出辦解部轉放光祿寺等衙門名商收買

應用其各司署庫局養牛軍廚所領牛隻倒死者照

操軍倒死官馬追納耕頭事例量從輕減在半年之內倒死者每隻罰銀一兩一年之內倒死者罰銀五

錢若有侵冠草料者以監守自盜從重論

山西通志嘉靖間高平野川民李官素無善行乃正命而終鄉人咸以爲漏網方停屍一日其子夜聞呼號之聲意爲其父回生也相與審視之其父變爲一

牛頭與手足皆牛獨腰腹上爲人形急蓋棺掩之棺中咆哮尚數日而止

鄱陽縣志嘉靖四十二年贛州有牛腹大異常忽雷電遠其身產犧如駒鱗角俱具後莫知所往

宣城縣志萬曆季年吏部郎高登明朝退屠家一牛

跪其前高倍金買之畜寺中俄生犧及秋夢牛奔入

懷驚覺則子日晉生遣人視牛死矣生之日女也三

日後變爲男高初艱嗣卒賴此以延其族書之以爲

食牛之戒

見聞錄吾鄉宋南野君名璵字克純爲御史時丁外

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遺其子

弟詬毀君君勅家人無出與競

瀛涯勝覽占城國傍海山野牛甚狠逢青衣人輒觸

之至死蓋亦耕牛奔入山積久而成羣然也

錫蘭王尚釋重象牛煖牛糞灰遍體塗之牛則飲其

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殺者死刑或贖以牛頭金

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

樂郊私語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壠幼生而不慧

指月錄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

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

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中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

禪客近離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來蓋師曰此猶是這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

海錄碎事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百川學海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膝跪若有所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

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小大不等張正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張卽日罷業聚從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

仙居縣志李遂夫原名田初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省中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

遍閱無己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謾應之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肉而汝家三世

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因更遂夫果中

謾應之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肉而汝家三世

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因更遂夫果中

雲南通志順寧府里長俸文家畜一悖甚瘦好鳴二

年忽產一犧牛頭牛蹄渾身白毛青腿脊上微有鱗

甲角生頂中如芝菌然光耀炫日雞犬狂叫文駭而

殺之又未昌府彝民家產一犧夜中有光燭欄民以爲怪殺之次早見身有肉鱗其色青藍邊淡紅每鱗

之內皆有細毛蠅蚊不敢近

青州府志安丘縣治西北某社十年前羣童牧牛六

十隻忽大雨至霹靂連聲一時皆震死首皆向西南屈其前兩膝俯伏若有所畏不敢動之狀牧童亦震

死二人

山東通志陳知縣在泰寧日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

者縣故凡遇開剝病牛者必投狀乃許之蓋欲防私宰殺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耕牛染痘病死乞行開剝陳怒叱之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爲一其人駭愕不能對卽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乃依法寘於罪

龍游縣志有徐叟畜一犢數年牽渡水叟沒牛隨尸

歸仆其門卽不食及葬隨柩跪哭於墓數日死

松江府志盛肇居青龍勝果寺好噉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遺僕約旦日會食視其簡乃勻碧牋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惟牛最辛苦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顧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亦未嘗遺也肇自此不食牛

廣東通志龍宮潭在縣南七十里保義西隅都新安江中舊傳國初有一白牛時沒潭中必倦喘而出其主異之乃置刀於角後復見一蛟傷而浮起知與蛟鬪也至今風雨忽有龍出沒旱魃鄉人往禱多驗蘇州府志嘉定富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爲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幃幕擇芻豆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牛部雜錄

牛部外編

革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位居初則非當革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退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焉不可妄動以有爲也旅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牛順物喪牛於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繫下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

下動上說

大

全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

本義

始服乘之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

本義

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安定胡氏曰隨者

本義

動作必隨於人

本義

說卦八坤爲牛

正義

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

大胡

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化

本義

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

本義

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互變體

本義

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

本義

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

本義

可也

本義

說卦十一坤爲子母牛

正義

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

本義

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

本義

犧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

本義

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犧者誠慤未有牝牡

本義

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姪子也

本義

社五土總神稷是

本義

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效以大牢報祭其牲

本義

則黝色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熊氏云大牢

本義

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穀饗餼之等

本義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本義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豈可得哉

魯頌閟宮章秋而載嘗夏而福衡

美 福衡其牛角爲
其觸觝人也

正義 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

則兩處設之此又以福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

內則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國君世子大牢

禮器天子祭天特性天子適諸侯膳以犧

正義 祭

天特性者特一也天神尊質故止一特也天子適

諸侯諸侯膳以犧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

正義 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諸侯奉膳

亦止一牛而已也

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犧

正義 君

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

正義 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

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竊盜用君子

正義 禮也

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

正義 犧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

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犧者誠慤未有牝牡

正義 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姪子也

正義 社五土總神稷是

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效以大牢報祭其牲

正義 則黝色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熊氏云大牢

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穀饗餼之等

正義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正義 草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亦取封名而義不同也

正義 全中漢張氏曰鞏有拘束之

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

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辭

尊用犧象註讀如字者云畫爲牛形

少儀牛則執紂馬則執韁皆右之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註離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

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

祭義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駢

犧

周禮天官醢人餌食之豆其實脾析麋醢訂義鄭司農

曰脾析牛百葉

地官大司徒之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訂義鄭康成

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或謂祭祀之

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頤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

司徒何也余以爲六牲之奉非惟以盡事神之禮蓋

使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爲土其性

順而易制觀千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箠而驅弭而

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

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

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

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

曰大司徒爲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享先王亦如之義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并祿祐

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禪郊之事先全烝後豚

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

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

解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小司徒之職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訂義黃氏曰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爲大小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上日祝滌濯溢王鬯省牲饋奉玉齧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元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鄉師之職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訂義賈氏曰大司徒

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地官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草人凡糞種驛剛用牛

儀禮聘禮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正義服虔云風放也化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牝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未

列御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犧其可得乎

墨子非攻篇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今師行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死者不可勝數

小取篇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

尸子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荀子解蔽篇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

也遠蔽其大也

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

能羣彼不能羣也

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

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

憲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魯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古諺殺老牛莫敢尸

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註顏氏家訓謂戰國策音義口作戶雞戶雞中之主也後作從牛子也傳寫之誤

羸牛劣馬寒食下註言之食瘦瘠寒食必死也

管子制分篇屠牛垣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莊子逍遙遊莊子曰今夫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列御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犧其可得乎

墨子非攻篇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今師行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死者不可勝數

小取篇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

尸子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荀子解蔽篇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

也遠蔽其大也

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

能羣彼不能羣也

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

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

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

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

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

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

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

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

之華也而愚之首也公孫龍子通變論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

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

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

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

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

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牛羊有毛

雞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二謂牛羊足一

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

非雞非有以非雞也呂氏春秋重已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

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

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易林騎牛失角下山傷軀

負牛上山力少難行

典誥不休與民爭時牛生五趾行危爲憂

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歲時節

人保安寧

舍車而徒亡其駁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

蹄牛傷暑不能成畝草萊不墾年歲無有

牛馬聾聵不知聲味

牛駢亡子鳴於大野

牛罷不進泮陷爲疾

駕駿南遊虎驚我牛陰不奉陽其光滅蹤

許人買牛三夫爭之失利在時公孫懷憂

一牛九鎖更相牽攀案明如市不得東西請讞得報

日中被刑

蹇牛折角不能載粟災害不遷年歲無穀

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淮南子原道訓牛跂蹠而戴角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

人間訓蠶蟲走牛羊

汎論訓馬死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

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凡人乎

齊俗訓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蠶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

說山訓剝牛皮革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故人之

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

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始

臥牛既拏以慘决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

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

說林訓牛蹠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

泰族訓牛馬之氣蒸生蟻虱蟲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京房易傳牛少者穀不成

法言修身篇或問犁牛之轍與元驛之轍有以異乎

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封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

骨相篇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

語增篇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

在曰寅木也其食虎也丑未土也丑食牛未食羊也

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蔡邕獨斷左轄者以朶牛尾爲之

風俗通賣牛勿握手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人物志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凶牛之鼎不可以烹雞

晉杜預奏事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是野獸中所希有

博物志婦人姪身不欲令食牛心

荆楚歲時記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五日爲牛今五日不殺牛亦此義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丑日

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博喻篇引耕犁則龍鱗不逮雙峙

詰鮑篇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

述異記千年木精爲青牛續博物志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齧人者截其耳說文牛觸者角著橫水

後山談輩馬驥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細素雜記蘇鵠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咻尾卽再命其爵也

雲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

感應類從志牛馬度闌出手卽售注欲買牛馬驥宿以木闌障之明乃度過令寡婦繫其尾作十字則其物易售也

陶朱新錄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寃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寃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而臥乳虎翳林間怒毬搖尾張勢作威欲

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荔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贊易林曰牛龍耳曠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斂鮮羊色曰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穢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鳴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其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義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殞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冤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寃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演繁露王章臥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僖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餉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

爲一牢吳責晉餉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游宦紀聞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

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荔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贊易林曰牛龍耳曠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贊牛耳桃荔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贊易林曰牛龍耳曠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愛日齋叢抄記王祭之牛繭粟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粟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粟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齒或如粟言其小於郊禮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穰反能爾邪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此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喜喜年未二十旣見更始嘆曰繭粟貴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

